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七)

熊玉平 译

饶志良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 目 录

|                 |   |
|-----------------|---|
| 〔西班牙〕塞拉         |   |
| 痴情的少女 .....     | 员 |
| 〔西班牙〕卡·何·塞拉     |   |
| 一副墨镜 .....      | 员 |
| 〔西班牙〕伊·阿尔德科阿    |   |
| 在四百公里处 .....    | 愿 |
| 〔西班牙〕萨马科伊斯      |   |
| 一桩好事 .....      | 猿 |
| 〔西班牙〕克拉林        |   |
| 对手 .....        | 猿 |
| 别了,“羊羔”! .....  | 愿 |
| 〔西班牙〕佩·安·德阿拉尔贡  |   |
| 一大网 .....       | 愿 |
| 〔西班牙〕拉蒙·德巴列·因克兰 |   |
| 我的曾祖父 .....     | 猿 |
| 〔西班牙〕胡·安·德·松松内吉 |   |
| 家庭风波 .....      | 员 |
| 〔西班牙〕米·德列维斯     |   |
| 在这样的夜晚 .....    | 猿 |

## 痴情的少女

〔西班牙〕塞拉

卡塔利尼塔面对着钢琴坐了好几个小时了。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佩毕塔！

大烛台胆怯地跳跃着，贝多芬那青铜色的熟石膏头像的眉毛皱得比往常更厉害了。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那是我仅有的梦想！

卡塔利尼塔常常弹那支华尔兹舞曲。她弹得非常好！

正是春天。卡塔利尼塔把她的一切梦想全托在春天。爬上阳台的宿根香豌豆和花园里塑像上的香堇菜使整个房子弥漫着香气。她的卧室里、门厅里、客厅里、餐厅里，甚至连走廊里的楼梯上，到处都能闻到香豌豆和香堇菜的香味。

她的卧室里，放着她的梳妆台和形状类似小平底船的别

— 员 —



致高雅的床铺。

门厅里，立着衣架。不知为什么，这衣架总觉得让她心惊胆战。

客厅里，摆放着用粗麻布包起来的小扶手软椅。

餐厅里，摆放着法国式的餐具柜，柜上面是一面椭圆形的镜子。走廊的墙壁上面挂着一幅幅英国的水彩画。

楼梯的扶手包有蓝色的天鹅绒，扶手的端点处有一个彩虹色的玻璃球……

阳台敞开着，透过奇异的，仿佛绣花头巾似的窗棂可以看到街道。石板缝里生长着小草，路边没有人行道，一间间小屋子披着嫩绿色，一幢幢高房子爬满了藤蔓植物，好像穿一袭绿衣。在房子的那头，在像肖邦的华尔兹舞曲的五线谱一样高低不平、却稳稳当当、既不倒也不淌的屋顶那头，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随着进步不断增多的巨轮冒着浓烟，立满水手的小货轮更加司空见惯。大海的另一边就是英国。岸边的悬崖峭壁和圣佩德罗一带的一样陡峭。海边的绿色草地地方方正正，跟吉萨莫地方的草地一模一样。说不定哪天，他会从大海上来到，要她做他的妻子……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卡塔利尼塔继续弹奏着吟唱！那些想法使她羞得面红耳赤……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 圆 —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那是我仅有的梦想！  
砰！砰！砰！

卡塔利尼塔胡乱弹着钢琴，同时格格地大声笑着。她清脆的笑声在整个住宅里面回荡，最后的一阵回声消逝在客厅的金色的烛台镜和罗萨莱斯给她母亲画的肖像的像框之间

.....

在屋子另一边的长廊里，她母亲堂娜艾尔维拉为了消磨时间在绣一只大枕头。

“孩子！”

“妈妈！”

“别贪玩！好好练钢琴！”

卡塔利尼塔沉思了一会儿，微微一笑——她太幸福了！——又让她那小巧玲珑的洁白的手在琴键上跳跃起来。

阳台上挂着薄纱窗帘，窗帘好像翻过来的女用胸衣似地收拢在两边。这窗帘使小客厅看上去仿佛像一间洞房.....空气好像是从过滤器里流进来的，像女人的长发似的又柔软又芳香。光线从纱窗帘上过来，不再那么强烈，而变得像女人的怀抱那样温柔。在客厅里坐在钢琴前面弹华尔兹舞曲，不停地弹着一首首华尔兹舞曲，她是多么舒服啊！卡塔利尼塔是幸福的，是能够期待的最幸福的人儿。

海啊！她非常熟悉“马塞拉少女号”的高桅杆——他一定搭这条船来——她对海上面的帆船了如指掌。没有任何相同的帆船开进过这个港！就连不时进这儿来停靠的苗条的法国帆船萨菲尔号也和它们不一样.....“马塞拉少女号”，远

— 猿 —



看好像一只洁白的银鸥在浪尖上翱翔，或像一片被海风吹向陆地的白云，更像阳光下晾在一面大镜子上的白手绢……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卡塔利尼塔弹啊弹啊，唱啊唱啊，从内心里面感到快乐。大海！马塞拉少女号！还有他！！……

……

那是我仅有的梦想

他是那么潇洒，那么高贵，站立如此笔挺。他三十五岁了，这可能是所有的男人都应该有的岁数！他留着一头金发，蔚蓝色的眼睛充溢着幻想。他像一切好样的海员一样身材又细又长。他留着好看的胡子。他戴的碟形帽上缀满了金银丝绣。他身上穿的长裤像白云一样洁白。他总是面带笑容……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佩毕塔！

他多么喜爱华尔兹舞曲啊！他跳华尔兹舞的时候，肢体灵活、自然，面部表情生动，老是转圈儿……不知什么原因，他就是不会晕！

卡塔利尼塔眼睛盯着大烛台或是贝多芬的头像——用熟

— 源 —



石膏塑制成，涂抹着青铜的绿色——或窗帘的折痕，再次陷入了沉思……

在住宅的另一边的长廊下绣着大枕头——为了打发时光——她的母亲堂娜艾尔维拉，从手上的工作上抬起头来。

“卡塔利尼塔！我的女儿！”

“妈妈！”

“你不能贪玩！好好练钢琴！”

卡塔利尼塔又微微地一笑——她太幸福了！——再次让她的手在琴键上跳跃起来……

弹那首……

弹那首……

卡塔利尼塔心情异常激动。看吧，现在——虽然她已经熟练——她弹不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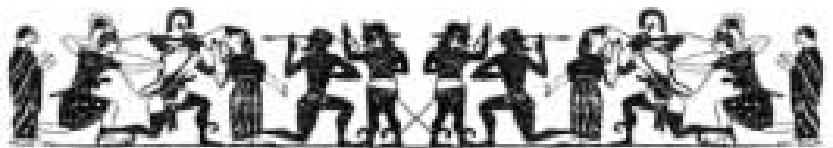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弹那首……

弹那首——现在！——华尔兹舞曲，

佩毕塔！……

有的时候，幸福是那么激动人心，让你无法克制……它在胸中洋溢，仿佛要奔腾出来，淹没一切，感染一切，把一切都染成玫瑰色……卡塔利尼塔满面通红。只是因为想到了那件事情！她羞得面红耳赤。他奉献给她的那首诗（正像堂大卫对她说的，那首诗，亲爱的，那首诗……）：

— 缘 —



我明白你叹息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知道你那种甜蜜而且是隐秘的  
郁郁不乐为了啥。

这诗句是多么美丽！多么巧妙！他多么清楚女人的心  
啊！他真可爱！

卡塔利尼塔笑了起来。那天在防波堤上散步的时候，堂  
大卫——他什么都想要涉足——不得不这么对她说：

“卡塔利尼塔，亲爱的，我敢这么说，这首诗是贝克尔  
先生写的。没有多少年之前，这位诗人在马德里还受到人们  
的广泛称赞。”

但是卡塔利尼塔宁愿继续确信是他写的。

你笑我？终将有一天，  
亲爱的，你会知道为了什么。  
也许你不相信，  
但是我却明了。

多么流畅啊！多么自如啊！

不，不会是贝克尔的。这些诗必定、必须是他写的。他  
朗诵这首诗时微微闭着眼睛，如醉如痴……她很清楚贝克尔  
先生的诗。他的诗是另一种类型的。例如：

深色的燕子即将归来，  
飞到你的阳台上，  
倒挂在它们的巢边缘。

— 远 —



诗的意境凄凉、悲苦。两相对照，有天壤之别！这类诗不是针对女人们的心写的。它犹如一种抱怨，一种咒骂。与此相反，那些诗是多么和谐！多么宏亮！好像珍珠缓慢地从项链上坠落。对！就是这样！好像珍珠缓慢地从项链上坠落下来！

嘿，我要是会写诗的话，我一定能用最美最美的诗回应他！

好像珍珠缓慢地  
从项链上坠落……

缓慢地从项链上，缓慢地从项链上……卡塔利尼塔仿佛诗兴大发：项链、大海、爱慕、憎恶……韵脚一个接着一个，争先恐后、急不可耐地涌出来，她觉得诗句简直都要冲口而出了：

亦似听到海水的涛声  
和巫师的咀咒：

对，这样才适宜：听到魔法的咀咒……怎么样？

请你在这首诗中，  
了解我这个完全纯洁的心  
和我这个女人的灵魂！  
连同我的昨天和今晨。

— 苑 —



卡塔利尼塔再也坚持不住了。她精疲力尽，疲倦不堪，倒在钢琴上叹息……

我向来不相信我竟然作诗！他知道会多么高兴啊！看他现在还说不说就是贝克尔先生的诗罗！

在屋子的另一边的长廊下，是她母亲堂娜艾尔维拉……

日月如梭，秋天到来了。卡塔利尼塔的所有失望都发生在这个季节。大海已经变成了悲凉的灰色……

卡塔利尼塔弹着唱着她的华尔兹：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她没有把他等到。他一定是由于临时遇到什么货载问题耽搁了。生活多么无情啊！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佩毕塔！

她不愿意去想到船只失事。不会的，卡门的圣母不会抛弃她的。一定是耽误在……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弹那首华尔兹舞曲，  
那是我仅有的梦想！……

— 愿 —



唉，他呀！此时此刻，他想到她了吗？他在他的卧舱里正在欣赏她的照片吗？

她母亲已经离开了长廊。长廊下冷得无法再呆了。她母亲在缝纫间准备冬衣——为了打发时光——她从手里工作上抬起了头。

“卡塔利尼塔！孩子！”

“妈妈！”

“把那些念头扔掉！”

她母亲什么都明白了。好丢人哟！

“你别走神！好好弹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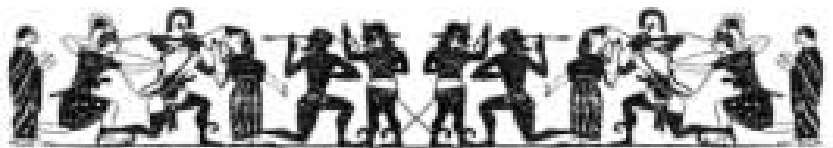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卡塔利尼就像一团熄灭的火。秋天，她的所有失望都发生在秋天！

她想继续再弹唱，但是不能。她咳嗽了一阵子，把双手撑在琴键上——琴键发出一种仿佛琴肚子里辘辘叫的声响——吐了一小滩血。

一年半后，卡塔利尼塔离开人世。她并没有悲伤，她知道他没有忘记她，知道他还在像从前那样爱着她。

她是在一个春天死去的。她把她的全部梦想都寄托在这个季节。而在那个春天，她更加确定无疑，他每时每刻都可能到她的身边。

— 怨 —



## 一副墨镜

〔西班牙〕卡·何·塞拉

胡安告别何塞菲塔·多明格斯，朝咖啡馆走去。就在前一天，由于付不起钱，他给咖啡馆老板娘撵了出来。

“我还有八个多杜罗，”他想，“我觉得，到那儿买几支烟，再惩罚一下那个臭婆娘，谈不上什么强盗行为。另外我还可以花五六个杜罗给何塞菲塔买两幅版画。”

他坐上晨路公共汽车，到了毕尔巴鄂街心公园，在一家理发馆的镜子前梳了梳头，又正了正领带。

“我看，我这副模样满不错的……”

昨天他从哪道门被赶出来的，今天他又从哪道门走进去。他希望还是让昨天那个服务员接待。可能的话，他也坐到昨天坐的那张桌子。咖啡馆里热得像蒸笼，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乐师们正在演奏控戈曲《舞会进行曲》。这支曲子让胡安回忆起很多模糊、遥远但很甜蜜的往事。

老板娘为了不丢掉她的习惯，此时高举双手在若无其事的顾客中间叫喊一阵，然后将双手装腔作势地、重重地放在肚子上。

胡安坐在靠近演奏台的一张桌上，服务员走过来。

“今天她又生气了。如果被她看见，她会撕了你的。”

“我才不怕她呢。付你一杜罗，给我一杯咖啡。昨天欠了一比塞塔 圆生太伏，今天的一比塞塔 圆生太伏，剩下的

— 圆 —



都归你，我可不是小气鬼。”

服和员惊呆了。他的神色与其说是正常，倒不如说像个傻瓜。他刚走了几步，胡安又把他叫了回来。

“请把擦皮鞋叫过来。”

“好。”

胡安又说：“还有卖香烟的。”

“好。”

胡安必须竭力忍耐着，他的头有点痛，然而他不敢要阿司匹林吃。

堂娜路易莎在和服务员奥尔蒂斯谈话。她吃惊地看着胡安。胡安装作没看见她。

咖啡送来了，他喝了两口，站起来走向厕所。后来他不记得是否在那里把包钱的手帕从口袋里拿出来过。

回到桌子后，他擦了皮鞋，花了一杜罗买了一包长九厘米的雪茄烟。

“老板娘正在那里喝黑汤子。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种令人恶心的黑啤酒。”

“到了街上，胡安觉得自己浑身颤抖。但是他认为他的钱花得很气魄。真的，他刚才的表现确实像个男子汉。”

在去堂娜路易莎的咖啡馆拉小提琴前，费利斯先进了眼镜店，他想知道一下墨镜的价钱，因为他妻子的眼睛越来越糟了。

“你看，这是仿制的塞伊斯境片墨镜。副副比塞塔一副。”

“不，我没说清楚。我是想问问三四杜罗一副的。”

— 八 —



店员十分轻蔑地看着他。他穿着白大褂儿，戴着一副镊子似的眼镜。

“你还是去药店里买吧。对不起，本店不能替您效劳。”

费利斯来到一家家药店的橱窗前。几家小有名气的药店还代顾客冲胶卷，玻璃橱里果然陈列着墨镜。

“请问有三个杜罗一副的眼镜吗？”

店员是一位和颜悦色的漂亮姑娘。

“有，先生。不过，我建议你别买，都不怎么结实。稍微等一等，我们能够提供给你一种相当好的新式眼镜。”

姑娘在柜台的抽屉里找了一会儿，拿出几个托盘来。

“请看，有 圆象比塞塔的，圆比塞塔的，猿比塞塔的，缘比塞塔的，愿比塞塔的（这种眼镜不怎么好），还有 圆施比塞塔的……”

费利斯知道，他口袋里仅有三个杜罗。

“这种 愿比塞塔的，你说质量差？”

“是的，省点钱并不划算。圆比塞塔的就不同了。”

费利斯冲姑娘微微一笑。

“好，小姐，谢谢。我想想吧，改天再来。对不起，打扰你了。”

“没什么，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胡安很快就没事了。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

“教训得好！哈哈！”

胡安加快了脚步，几乎跑起来，不时还跳一下。

“等着瞧吧，看看那头野猪现在还要说什么！”

“野猪”，指的是堂娜路易莎。



走到圣贝纳多街心公园后，胡安想起了送给何赛菲塔的礼物。

“罗慕洛或许还在店里。”

罗慕洛是一位年迈的书店老板。在他那既脏且乱的小屋里有时会看到一幅有趣的版画。

胡安经过大学，朝右一拐，走到罗慕洛的小屋跟前。

门下挂着一个小牌，牌子上写着“上班。有事情在门上留条”。里面透出灯光，罗慕洛也许在整理卡片或在分发什么订货。

胡安用手指骨节敲了敲对着院子的小门。

“您好，罗慕洛！”

“你好，胡安，见到你真高兴！”

胡安摸出他的烟，罗慕洛由桌底下拖出火盆。两个人围着火盆坐下，开始抽烟。

“我在给住在哈恩的姐姐写信。现在我住在这儿，想吃饭我才出门儿。有时我不想吃饭，就成天不离开这儿。对面的咖啡馆给我送杯咖啡来就行了。”

胡安拿起一把椅子上放着的几本书翻了翻。那是指用水所做成的椅子，靠背已破烂，只好当书架用了。

“这些书很一般。”

是不怎么样。罗曼诺内斯的这部作品《一个人的生平纪事》倒很有意思，十分畅销。”

“不错。”

胡安将书放到地上。

“哎，我想买幅像样的版画。”

“你能出多少钱？”

— 员猿 —



“四五个杜罗。”

“你付五个杜罗我可以给你幅特别有趣的。说实话，它不太大，然而它是真东西。我买时就带着框。若送人，对你再合适不过了。”

“是的，我想送给一位姑娘。”

“一位姑娘？好吧，我马上拿给你看。既然你不是送给一位乌苏利纳教派女教徒，也不是按尺寸定做，因此我们可以平静地吸烟，没人催我们。”

“版画好吗？”

“我马上拿给你看。画的是一位维纳斯，脚下有几个小人儿。还有几行托斯卡纳语或普罗旺斯语的诗，我不懂。”

罗慕洛将烟放在桌上，扭亮走廊里的灯，转眼就拿来一个画框，用工作服的袖子拂着灰尘。

“你看。”

版画很漂亮，并且是彩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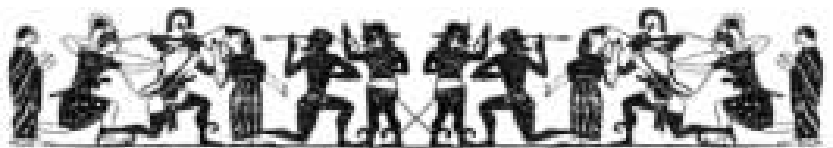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色彩是现代的。”

“看得出。”

“是的，我敢打打保票。”

版画上的维纳斯一头金发，顶着花冠，站在金色的饰边里。她身后的长发一直垂及膝部。右手拿着一支玫瑰，左手拿着一本书。维纳斯的肉体衬托在星斗满布的蓝天下。饰边内的下方，有两个小圆圈儿：书本下面的圆圈里是金牛座，玫瑰下面的圆圈里是天琴座。版画的背景是一片给树林环绕着的草地。两个乐师在弹琴，一个弹琵琶，一个弹竖琴。还有三对男女在交谈：两对儿坐着，一对儿在散步。上端角上，两个天使在鼓着腮帮子吹气。下面有四句没人看懂的

— 源 —



诗。

“这诗写的是什麼内容？”

“背面有译文，是卡德纳尔·西斯内罗斯大学的教授罗德  
里格斯，恩特雷纳给我翻译的。”

版画的背面用铅笔写着：“维纳斯，你像火红的石榴

维纳斯，你像火红的石榴，  
点燃了高尚的、激荡着歌声的心灵。  
你以舞蹈和悠闲的欢乐，  
也以柔情的出走，劝慰人们对爱情的追求。”

你喜欢吗？”

“是的，我非常喜欢这些。这些诗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  
模糊含蓄。你说呢？”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胡安又把烟掏出来。

“你总是烟不离手啊！”

“只今天。有些日子我一点也没有，只能捡我姐夫抽完  
的烟蒂。这你清楚。”

罗慕洛没回答，他认为这样更谨慎。他了解，一谈到他  
姐夫，他就生气。

“你要多少钱？”

“唉，就付我 100 个比塞塔吧。我跟你说过要 150 个，但  
是，就给我 100 个吧。我是花了 150 个买来的，保存在架子上  
快一年了。100 个行吗？”

“好吧，找一个杜罗给我。”

— 150 —

